

行走中国丛书

主编◎张昌山 耿昇

LA ROUTE
DE LA SOIE

DIEUX, GUERRIERS ET MARCHANDS



丝绸之路

——神祇、军士与商贾

〔法〕L.布尔努娃◎著

耿昇◎译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行走中国丛书
主编◎张昌山 耿昇

丝绸之路

——神祇、军士与商贾

〔法〕L.布尔努娃◎著
耿昇◎译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绸之路:神祇、军士与商贾/(法)布尔努娃著;
耿昇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 - 7 - 222 - 11688 - 7

I. ①丝… II. ①布…②耿… III. 丝绸之路—介
绍 IV. ①K928.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3608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23 - 2011 - 113 号

出品人

刘大伟

项目负责人

赵石定

责任编辑 赵石定 王 韬

责任校对 陈粤梅 郑燕燕

装帧设计 王曦云 杨晓东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丝绸之路——神祇、军士与商贾
译 者	耿 昇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 ynpph. com. cn
E - mail	ynrms@ sina. com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7. 25
字 数	49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出版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222 - 11688 - 7
定 价	48. 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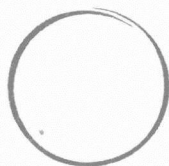
如有图书质量及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 0871 - 64164626 出版部电话: 0871 - 64191534

LUCE BOULNOIS

LA ROUTE DE LA SOIE

DIEUX, GUERRIERS ET MARCHANDS



ÉDITIONS OLIZANE

2001 Genève

总 序

张昌山

从黑格尔以来，传统中国长期被欧洲中心主义者视为一个“停滞的帝国”。这一观念出现几十年之后，国人终于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李氏又在《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对世界和中国的这种认识还在多个场合说过。当时的中国，一下子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迅速跌进五大洋、四大洲之中的世界，甚至只是亚洲东部一个落后的大国。

这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就是以工业革命为主导的近代化及现代化，而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这一近代化及现代化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之中。

百年间，一些中外人士行走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在变动的土地上。行走者中，既有外国的传教士、外交官、探险家，更有中国的文人、学者、科学家、商人、军人，甚至有家庭妇女。他们的游记、札记、考察报告、探险实录等，见证并记录了其自身行走的经历和中国近代化及现代化的过程。当时写下这些文字的人虽身份各异，目的不同，但每一部作品记录的都是作者个人的观察与体验，也记载了他们的所思所想和个性特征。而不同的作品拼合起来，则在横向空间上似画卷一般展现了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面貌，而在纵向的时间上则有如电影

一样显示了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变迁的细节与大势。在他们笔下，中国不再是故纸堆中的陈旧记忆，而是活生生展开的现实景象。

把历史还原到现场和实际生活，这大概是每一个想了解历史的人的最大愿望。我们从这些作者在中国的行走、体验之中看到了一种活态的中国历史，它们明显区别于以往的正史和官方档案之类的文献资料所记录的静态中国历史，而且，人生的丰富性、视角的差异性及社会的多元性，也尽在其中了。

德国学者赫尔德所倡导的“同情之理解”，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在中国学者中以陈寅恪等用得最深也最好。如今，我们把这些中外作者的各类作品作为历史文本来阅读、感受和研究，通过这些文本去体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行走、见闻与思考，这也是一种“同情之理解”的实践。今天的人们可以从中感受这些作者所体验的中国社会，从而更具体更深刻地观察了解中国近代化及现代化进程的艰辛与经验。

将中国放在整个世界大格局中来看，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大致就是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地走向世界和走向现代的过程。鉴往才能识今和知来，但由于过去的观念、方法、习惯和经验等因素，有意无意地遮蔽和塑造了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与解释，因此，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这套“行走中国”大型丛书，是在回头观看百年中国之动静，是在体会“我看人看我”的经验，其实质则是向前进，走向永恒的未来。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洪流和时代的浪潮虽然可能会被拖延，却不可能永远被遮挡。司马相如曾说：“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李鸿章有言：“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这两句话的时间相差两千年，表达的却是同一种心声，谨抄录于此，作为我们对国家和时代的期许。

是为序。

2015年5月



译者的话

在多方人士慷慨地鼎力相助下，法国著名汉学家，特别是丝绸之路研究专家布尔努娃（Luce Boulnois，1931—2010 年）夫人的《丝绸之路——神祇、军士与商贾》一书的中译本终于面世了。欣慰之余，再赘言几句。

布尔努娃夫人（译者早期曾译作布尔努瓦）是法国丝绸之路研究领域最具权威的专家。她祖籍法国的科西嘉岛，自称属法国的“少数民族”，有时也自我戏称为“地中海人”。她早年毕业于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巴黎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的前身），1972 年在巴黎大学通过了其博士论文《中国与尼泊尔于 1950 年之后的社会经济关系》。继此之后，她终生供职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喜马拉雅地区环境、社会和文化研究所（设立在默东），她既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又兼任该研究所的图书馆馆长，在一段时间内还担任该中心的负责人。她是法国少有的几位研究中国中原、西藏、西域与南亚经济贸易关系史的专家之一，可以熟练地运用汉文、藏文和西方主要大语种的语言。她酷爱古代地图，注重早期西方旅行家的东方游记资料。在她的藏书中，这两大领域的搜集甚为丰富，凡参观过其藏书室的人，无不对此惊奇无比。她实际上是身兼汉学家、藏学家、西域史和南亚史专家等多重角色，在法国的战后一代东方学家中，这样的学者越来越少了，老一代法国汉学家们的传统都有失传的危险，因为法国汉学在总体上也越来越“美国化”了。

布尔努娃夫人于 1983 年在法国国立科研中心出版社出版了《西藏的黄金与银币——历史、传说与演变》一书（此书有笔者的中译本，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9 年初版），1992 年在《中世纪》杂志第 22—23 卷发表了《罗布泊沙漠中的魔鬼与战鼓——东西方的差异》，1992 年在《帝国的边境——觉醒与动乱》中发表了《新丝绸之路》一文，1994 年在《第欧根尼》杂志发表了《天马与龙



诞——物质文化于12世纪之前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等有关丝绸之路的著作。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她在重点研究西域陆上丝绸之路的同时，也特别注重研究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与现状。所以，布尔努娃夫人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是全方位的、综合性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也是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结合的。

布尔努娃夫人有关丝绸之路的代表作，便是她于1963年在巴黎阿尔托（Arthaud）出版社出版的综合性论著《丝绸之路》一书。该书是法国乃至全世界有关丝绸之路研究的首部真正学术性著作，具有严格的科学限定意义，既从宏观上论述了丝绸之路2000多年的历史，又从微观上对丝绸之路沿途的重大历史事件做了详细探索。书中使用了丰富的阿拉伯—波斯、希腊—罗马古文献，中国中原及西北西南民族文献，印度的史料，充分吸收了世界各国学者有关丝绸之路研究的最新成果，尤为重视最新发现的考古文献与文物。全书对于丝绸之路2000多年的沿革史、沿途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史，特别是文化交流与经济贸易史，都做了具有开拓性的探讨。全书重点放在“丝绸”上，但也涉及东西方在“丝绸”之外其他领域的交流。此书既通俗易懂，又具有很高的学术性，分别于1986年和1992年在日内瓦再版。此书后来还先后被译成德文（1964年）、西班牙文（1964年）、日文（1966年）、英文（1966年，第2版）、波兰文（1966年）和匈牙利文（1972年）等。虽然此书主要是涉及中国的“汉学”著作，但直到1983年才由笔者译成中文，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又于2002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再版。

布尔努娃夫人的这部《丝绸之路》，是她30多岁时的成名之作，在世界学术界赢得了广泛好评。近50年来，这部著作经久不衰，始终是东西方普通读者和专家学者们耳熟能详的必读书，成为丝绸之路研究领域中的一部经典之作。我们可以翻阅一下，国外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凡是研究丝绸之路的著作，其“参考书目”中必然首列此书。书中的许多资料，被反复征引；书中的许多观点，也得到了普遍接受。

鉴于此书的通俗性、学术价值及其知名度，瑞士日内瓦的奥利扎纳（Oli-zane）出版社，于20世纪90年代末，要求布尔努娃夫人以原书名和原文风格，运用她自其书第1版出版后近40年的知识积累，重新写一本《丝绸之路》。于是，她用了数年工夫，推出了这部《丝绸之路——神祇、军士与商贾》。全书的格局，与第一部《丝绸之路》差异很大，内容增加了近1倍，其中新增加了有关“新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如有关修建“欧亚大陆桥”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丝绸之路考察项目等内容。此书实际上是近 40—50 年来，世界学术界丝绸之路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从总体上讲，作者对于中国文化怀有非常敬仰和崇拜的心情。她完全承认丝绸之路既是以中国为出发点，又是因中国丝绸而获名的，中国各族人民为丝绸之路的开通和近 2000 多年的运行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的文化与物质是丝绸之路传播的主要对象；中国的兴盛和衰败与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凋敝命运是紧密相联的；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发展与衰败也与丝绸之路密不可分；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和几大洲的国家都曾受惠于丝绸之路等。总之，她的观点是公允的。她有关丝绸之路的基本看法，都形成于 20 世纪 60 年代那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故尤为可贵。读者在仔细阅读本书之后，亦会有这样的感觉，亦会对这位法国女学者产生肃然起敬的心情。

布尔努娃夫人是译者的老朋友了，译者于 1983 年翻译并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丝绸之路》第 1 版的中译本，这是译者离开外事口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后出版的第一本译著。此后，我们便书信往来，互赠书籍，切磋学术，互通学术信息。译者于此期间又翻译出版了她的另一部法文著作《西藏的黄金与银币——历史、传说与演变》。译者每次赴法国做学术访问时，都会到她在默东的寓所去拜访她，她也会盛情招待译者。她到中国访问时，译者还安排她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一次学术讲演。1987 年，她应邀赴敦煌千佛洞参加了国际敦煌学术讨论会并做了大会发言。

布尔努娃夫人的新作《丝绸之路——神祇、军士与商贾》于 2002 年出版之后，本人就有意把此书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发行，既可以为中国学术界做一项有分量的贡献，又可以为中法文化交流史再浓抹一笔。布尔努娃夫人立即慷慨地答应并与出版社联系，无偿授权译者翻译。但译者获得授权后，却长时间地去忙其他事，一直无暇顾及。2010 年春，译者才抽出时间着手翻译此书。但 2010 年 3 月间，译者突然同时接到布尔努娃夫人的女儿以及布尔努娃夫人的同事泰夫奈夫人的来信，通报说布尔努娃夫人因患癌症已于 3 月 12 日逝世于默东。固然，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但对于这样一位生气勃勃的法国汉学家来说，此噩耗似乎也太令人意外，也实在太令人伤感了。布尔努娃夫人生前多次讲过，译者是她在中国的“真正知音”，她甚至还懂得中国的一句成语“以文会友”，因为我们之间的交往，完全是以她的丝绸之路著作为媒介的。今天，她最后一部著作的中译本终能在中国出版了，也算是对她在天之灵的一种宽慰吧！学术无国界，友谊无终极。愿夫人仙路常游，欣赏今日丝路之美景。



感谢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领导与编辑先生们，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来出版拙译著。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刘大伟先生、总编辑赵石定先生一直盛情地与译者联系出版此书，该书的责任编辑们仔细地审阅译稿，改正了不少纰漏和欠妥之处。李丽坤女士辛苦地帮助译者将译稿输入电脑。译者于此向他们一并致谢。

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原书中的大量地图中译本未采用。

译者从事丝绸之路的研究与翻译工作，已有近 30 年的时间了，但是，丝路毕竟是一门国际性的大学问，它根基深厚、涉面广泛，译文中的错误与瑕疵实难避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耿 昇

2010 年 10 月 15 日写于西郊陋室

2013 年 12 月底校对清样



序 言

2001年，什么叫作“丝绸之路”呢？“丝绸之路”（La Route de La Soie）这个非常复杂并带有附带内涵和共鸣特征的词，又会使人联想到什么呢？

一部分人认为，“丝绸之路”是指长途旅行或历史上旅行的一种目的地，即指中国。对于我们来说，它也指比中国更为神秘的西域，因为我们的那些通用的历史和地理教科书，都未曾对这些地区做过介绍。它也是指一种漫长历史的吸引力。在我们的脑海里，这部历史中很快就会涌现出几个标志性名词：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re Le Grand）、成吉思汗（Gengis Khan）、马可·波罗（Marco Polo）、约翰长老、《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和瘸子帖木儿（Tamerlan）。人们还知道，那里还有其他许多有待发现的世界。

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丝绸之路”就是佛教及其艺术遗址。现在，由于带有精美照片的插图书籍、电影、电视节目和学术讨论会，“丝绸之路”在西方已广为人知了。自1959年起，许多藏民移居国外，佛教在西方更为人们所熟悉，并在那里激起了对佛教的兴趣和好感。

对于那些关注文明史，特别是关注这些文明之间关系史和交流史（这正是本论著的目的）的人来说，这是“一条路”。但我们更应该说，这是一片道路群，或者说是把它们之间联系起来的陆海商业交通路线网络。几乎是从公元前1世纪罗马向中东扩张时代起，它们便将地中海世界与中国，以及把地处欧亚大陆两极之间的所有国家联系起来了。它是在两极之间，不是一片直接的，而是越走越近和逐渐地臻于完善的商业网络。它在陆路上要经由所有的大洲，在海路上要沿红海、波斯湾、印度、东南亚和中国的港口游弋。

中国近代史学家们，将“丝绸之路”的开通历史，追溯到了他们认为是“向西开放”的时代。这次开放是公元前2世纪，由中国皇帝派向一个可能是位于今阿富汗以北、非常遥远的王国的外交使团来完成的。这种开放的后果，便使之与中华帝国的藩部史联系起来了，这些藩属曾经经历过被中原王朝平定、失离和再次平定的复杂过程。

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丝绸之路之陆路，又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段，而由海路



所补充与取代。丝绸之路的海路最终在其规模上超越了陆路，直至在亚洲腹地出现铁路为止。这些交通路线担负着两大文明之间的物质和文化交流，而这两大文明又是 22 个世纪以来，在这片领地中发展起来的。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我们都是这些交流的共同继承人。

物质财富和科技知识的交流与传播，或者是和平地发生的，即通过友好毗邻而居、外交关系、君主赠礼、王族之间的和亲、贸易交流的渠道而完成的；或者是通过战争与征服、劫掠、索取贡品、截留贡品、沦为奴婢、强行迁移科技专家与艺术家和学者而实现的；或者是通过诡计而秘密地完成的，如同运输蚕卵和传播养蚕术那样。因为丝绸长期以来就是中西主要的交易商品之一，由此而产生了我于此试图确定其意义的表述方式。

当城市被夺取，女子被俘虏并于奴婢市场上出售，随着战胜者和购买者四散，便诞生了不同种族国家或民族的混血儿时；当完整的社团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并在那里与当地民族混合，而在那里扎根时，我们针对民族的混合，又能讲些什么话呢？

同样，宗教信仰也被迁移，并且在整个亚洲大陆传播，这就是佛教、摩尼教、叙利亚的东方基督教（聂斯脱利教，即景教）、伊斯兰教、罗马基督教。它们或是通过布道祖师们的神职；或是由于受迫害而被迫迁移；或是由于商贾聚落定居在外国，并向那里传去了自己的宗教；或是通过强行归化而完成的。

所有这一切，据说都发生在古代，我们是否能非常肯定，由于经济、民族或意识形态战争之事态，又会重新进入一个民族大迁移的时代呢？

内陆亚洲的历史，从中国中心到伊朗中心，都表现为大帝国的凝聚和解体的轮番变化过程。在中国中心之中，中华帝国有时只集中于其历代京都及中原省份；有时它又处在一个对外开拓的阶段，遭遇到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阻碍；有时其本身也会被肢解一部分，被一个它必然会使之同化的异族王朝占领和奴役；有时它又会被分解成几个封建小王国，但始终都会重生和增加势力。

伊朗中心，同样也是不可摧毁的。它在内陆亚洲西半部，扮演了一种至关重要的政治和文化角色。无论是前伊斯兰教时代，还是在哈里发国时代的伊朗，都完全一样。

在这两大中心之间，形成和解体了几个仅存在过 2—3 个世纪的大帝国，如贵霜帝国，这是匈奴人与突厥人的一个部落联盟。此外还有吐蕃人、蒙古人、斡罗思人（他们到达了不列颠帝国的边境）的王朝以及稍后的苏维埃国家。大英帝国在 1947 年才从亚洲退却。我们已经看到，苏联于 1991 年解体。这难道是由



于中央政权的削弱，才导致了那些偏离中心的地区分裂吗？还是某个近邻对于防守虚弱的边境地区的入侵，而削弱了中央政权呢？或者是由那些感到自己与中央政权缺乏共同利益，而抛弃了一种遭蔑视的政权呢？一句古老的格言说得好：中国京师的安全关系到了其遥远的边陲。

当诸王朝衰落、诸帝国势微时，便丧失了其缓冲地带、其边境地区及其内附地区的支持。边境地区很快就分裂成诸多个（有时甚至是数千个）小王国，它们之间缔结了变化不定的联盟，并在封建战争中互相摧毁。它们最终被一个征服者，有时甚至是被诸多个征服者之一所征服。他在吞噬了其近邻之后，便会重建一个置于自己统治之下的大帝国。一个新的循环周期便重新开始了。成吉思汗和孛子帖木儿，便是在一片很狭小的领地上开始其生涯的，而大家都很清楚其后来的情况。帝国的这些重新组合与解体，是在严重暴力，有时甚至是真正的种族大屠杀的情况下发生的。

1991年，当苏联解体时，中亚的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基本相对地稳定下来了。这一次，既没有入侵，也没有被焚毁的城市，更没有成群的战俘。核武器的魔鬼（诸如其他许多魔鬼一样，正如神学家们所告诉我们的那样）过去曾被安装在附近的沙漠中，并使当地居民感到不安，现在它们似乎比纸老虎更加不露声色了。我们是否真要翻开和平的新一页呢？

1992年，在我的前一部著作中，当谈到如今被错误地过分滥用，就如同一个迷惑人的政治口号一般的“丝绸之路”一词时，我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即它不再成为孛子帖木儿、成吉思汗和屈底波（古太白，Kouteyba）的借口。据说，成吉思汗在今天，已成为蒙古国内颇受尊重的英雄。孛子帖木儿的雕像，在乌兹别克斯坦取代了苏联时代英雄们的雕塑。

现在，对于武士英雄们的这些崇拜，均属于象征性范畴。但是，我们是否能够忽略看到屈底波一类人物重现的可能性呢？

吕塞特·布尔努娃（Lucette Boulnois）

2001年3月12日于默东



告 读 者

对于汉语文字的对音拼写，我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的“拼音方案”体系，它是现今在所有国家流传最广泛的一种拼音法。本书中使用了先前拼音体系的参考书目，当然只好原封不动地引证。但对于“拼音”的参照，却有助于考证出其汉文方块字原形。

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城市和其他地理因素，如果不是在同一时期的话，就会出现多个完全不同的名称。我希望，本书的“索引”能让读者在大部分情况下，辨析出这些不同名称出现时的所指地望。

现在销售中的近代地图，针对同一个地点，却提供了差异极大的拼写法。无论是使用汉语，还是其他语言，都一样。实在说，后殖民时代已在全世界导致了系列地名的变化，后苏联时代正处于同样的阶段，中国的地图在1949年之后也经历了同样的变迁过程。我们现在很难明确，因为地图在每代人中都会有两三次的过时失效。在那些作为当代著作插图的地图上，有时也优先考虑现今在西方国家被普遍采用的地名，如Kashgar（喀什噶尔）、Khotan（和田）；或者是它们在政治上所属的国家中并非是正式的名称；或者是它们在历史上还曾有过的其他名称。按照同样的思路，为了帮助读者在他们习惯使用的地图上找到一个地点，在我们的历史地图上，都用虚线标注了省界或现有的国际边界。

我重申，在为本书编制的地图上，国家或帝国间的国界（如贵霜帝国、帕提亚或安息帝国、萨珊帝国、突厥汗国），都做了非常约估性的标注。这或者是由于我们今天无法准确地确定其边界，或者是它们经常变化不定。一幅涉及一个漫长时代的地图，肯定会有许多错误，这也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我们对西域应该如何呢？那里的同一地域在数个世纪，或存在过“三十六国”，或者是50多国，甚至是70多国，人们已不能完全知道这些小王国的所有名称了。此外，我们今天的“边界”或“主权”观念，已经与古代的事态完全不相吻合了，古代的状态包括了封建君主国、藩属国或附属国、保护地和势力范围，包括了介于独立与吞并之间的所有级别差异。

至于通商路线，古代史籍中与此有关的参考文献都非常简单，人们只能根据



不同标准而勉强编定，包括文献和实地考察。我们还是掌握了某些标识：已知城市和市场、已经得到证实的港口、沙漠客栈或仓库遗迹。然而，根据那些肯定是经编制的数字与不可靠的假设之混合资料，来复原这些路线图，标注在一幅地图中，肯定是一件永远不会令人感到满意的事情。

附注：本书中那些诠释性的注释均以页下注形式注明。那些参照“参考书目”（第1—176条）的注释，则集中在书末分类列出。



目 录

- 译者的话 / 1
- 序言 / 1
- 告读者 / 1
- 第一章 古代丝绸 / 1
- 第二章 丝绸之国 / 11
- 第三章 一名外交官
——探险家无与伦比的冒险，通向西域道路的凿空 / 18
- 第四章 以马匹为基础的国家之强盛 / 28
- 第五章 通向神奇远方的军队与骆驼队 / 35
- 第六章 古代舆地学家与女性的奢华 / 43
- 第七章 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 / 58
- 第八章 七宝与其他 / 76
- 第九章 丝绸公主 / 99
- 第十章 物质文明的传播者 / 108
- 第十一章 宗教文化的传播人 / 123
- 第十二章 拜占庭、波斯、突厥人和粟特人 / 141
- 第十三章 中国的唐王朝、伊斯兰教徒、突厥人与吐蕃人 / 156
- 第十四章 水手辛伯达时代的世界市场 / 174
- 第十五章 极东，“金丝织锦” / 198

- 第十六章 远方来客和甚至未至客的谎言拆不穿吗? / 232
- 第十七章 向海洋强国的发展, 法国丝绸工业的诞生 / 240
- 第十八章 从最后的帆船到欧洲蚕蛹和转基因的蚕虫 / 252
- 第十九章 第二条丝绸之路: 探险家、考古学家和最早的记者 / 268
- 第二十章 道路与桥梁, 旅游与天然气管道 / 279

注释 / 291

参考书目 / 302

译名对照表 / 339

附录一 天马与龙涎

——12 世纪之前丝绸之路上的物质文化传播 / 367

附录二 彼得大帝与西域的黄金 / 385